

美食

## 昆明的菌子

□ 黄颖



市井

## 喜洲风韵

□ 何永飞

7月初的昆明刚好是野生菌突突突冒出来的时候,昆明的夏季也是雨季,充沛的雨水带给各种菌子以温润的泥土,所以夏季也是野生菌最为肥美的时候。

听说大观篆新农贸市场是昆明著名的野生菌交易场所,来滇第二天一大早就打车奔去。二楼的野生菌档口各种野生菌放在各色篮子里,“读过的”“听过的”却从来未见其真面目的野生菌,在眼前哗啦啦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红、黄、黑牛肝菌,菌盖正面色如牛肝,“牛肝菌”因此得名。菌盖和菌把都比较厚,可以切片炒着吃。

青头菌,菌盖呈浅绿色,中间夹杂白色小点,似一身穿绿纱裙的美丽女子,亭亭玉立,清新可人。青头菌比牛肝菌价格略贵。

“多汁的青头菌可以烩饭吃,也可以把菌柄剥下,与肉馅剁在一起,填入菌盖隔水蒸,称为酿青头菌。”这是书上说的。

第一次见新鲜的竹荪,以前见过也吃过晒干的竹荪,印象中味道并不十分美味,而且晒干之后颜值也是一落千丈。哪似眼前这头上顶着一袭镂空白头纱,白白嫩嫩,犹如一身披洁白婚纱的新嫁娘,看着让人心生欢喜。

鸡枞菌盖较小呈浅褐色,而菌把细长洁白沾着暗红的土,像一个箭头。市场上最常见的是油浸鸡枞,价格不甚便宜。

但几十年前汪曾祺却说鸡枞并不昂贵,在《昆明的雨》中曾记录了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也见到了汪曾祺笔下最丑的菌子“干巴菌”,汪曾祺对它是这样描述的:“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半干的牛粪或者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眼前的干巴菌虽不似汪老先生笔下如此之“丑”,但也是不甚入

眼。黑黑一大朵,干皱,不似其他菌子水润。

但人不可貌相,此干巴菌味道鲜美,汪老先生虽然说此菌子长得像牛粪,但却说它有着“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鲞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

还有松茸、老人头、白葱、羊肚菌……简直是野生菌大集合。看得眼花缭乱,记住这个,忘了那个。

从农贸市场出来之后,直奔翠湖边的一家饭馆,听说这家店云南菜做得不错。

到了饭馆,菜单上来,有点无法下手,大多野生菌以“两”作为单位出售,只能望“菌”兴叹。最后选择了牛肝菌,幸不再以“两”计算,尚能接受。

牛肝菌有两种做法,辣炒和葱焗。记得汪老先生曾说过,炒牛肝菌需要加大量蒜片,否则容易中毒头晕。但此家却只有这两种做法。小儿不吃辣,选了葱焗。等得有点久,其他菜快吃完,葱焗牛肝菌才上桌。量不算少,下面铺了厚厚的一层葱白,间或一些蒜片,青辣椒,牛肝菌炒得油汪汪,入口,滑、嫩、鲜、香,菌香、葱香萦绕齿间,果然不虚此行,最后点滴不留,意犹未尽。

果然油炒才是菌子最美味的烹饪方式,把菌子裹在大量的油里翻炒,方能激发出菌子最浓厚的香气。

野生菌除了炒食外,昆明人还有另外一种极受欢迎的吃法,即野生菌火锅。昆明街上,野生菌火锅并不鲜见。以鸡汤打底,几种菌子一锅煮,服务员会拿一个计时器在旁,需等待十五分钟才可入口,等待时候不能搅拌,十五分钟之后,服务员会拿一个小杯子留样,怕野生菌有毒。但在我看来,此种吃法,如一锅大杂烩,容易串味,而且久了菌子容易化在汤水里,味道不如炒食来得美妙。

离滇几日,嘴里依然回味着那盘葱焗牛肝菌的香味,昆明的菌子甚是想念。

来到喜洲,浑浊的心灵立即变得清澈,所有的浮躁都烟消云散。

喜洲东临洱海,西倚苍山,隋唐时期称“大厘城”,是南诏时期“十睑之一”;又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也是云南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和重点侨乡之一,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白族历史文化名镇。当年老舍来到喜洲,就深深地迷恋上眼前的景象,后来他在文章里动情地称赞喜洲:“我想不到,在国内这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洗衣服,街道很整洁,商店很多,有图书馆……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由于喜洲的建设和发展很快,还被外人冠以“小上海”和“小香港”的美誉。

如今,喜洲还有保存完好的100多座白族民居大院,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唐南诏国、宋大理国的流风遗韵。而白族民居大院中,最有参观价值,不得不走进去感受一下的是严家大院。严家大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制造”出如此经典之作的正是大院的主人严子珍。著名白族诗人晓雪生在喜洲,长在喜洲,后来一直生活在外,但他对故乡喜洲有着深厚的

感情,心里时时牵挂和想念着喜洲,在《严家民居碑记》中他这样写道:“一日徜徉严家院,夜夜梦回苍洱间。”

严家大院是一座由多院套连的深宅大院,跟白族民居文化一脉相承,呈“三坊一照壁”格局,进了过厅是“四合五天井”的大院,里面的房子很有特色,古色古香。“严家当时在云南富有到什么程度,现在已不容易推测了。但只要你到喜洲见识一下严家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严家大院,也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了”。现在院落虽然很安静,很多房门都锁着,但昔日的繁荣景象还清晰地印在墙壁上,印在一砖一瓦上,再牢固的锁都是锁不住的。

20世纪初,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边远滇西一直还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不会有“崇媚洋外”的东西。可在喜洲却出人意外,严家大院的后院里伫立着一栋西式风格的别墅洋房,和前院几个白族大院形成鲜明对比,可谓中西合璧。而这样的洋楼在喜洲有三座,都是伫立在喜洲商帮的住宅中,可见喜洲商帮在走南闯北过程中吸取了很多世界各地先进的东西,他们敢于引进精华、敢于打破传统的精神在这些洋房中得到完美体现。

万物

## 家乡的苦里霸

□ 邵天伟

家乡在昆明城北五十公里处,是一个气候宜人、植被丰富的地方。童年大多是在山里放牛、挑柴、拾菌愉快度过的。当童年时光越逝越远,步入不惑后,我常回想起陪伴自己长大的人、事、物,其中一味草药——苦里霸是绕不开的。

苦里霸是家乡人的叫法,药书上写作“野坝子”“野拔子”“皱叶香薷”“野香薷”等,系多年生小灌木,身高30—150厘米。茎灰褐色,外皮有不规则裂纹,多分枝;小枝钝四棱形,密被白色绒毛;叶对生,黄绿色,卵形,顶端短尖;质硬脆,易折断;假穗状花序,花期为初秋至深冬,暗紫色;气香,味辛、苦、凉。

在我的印象中,苦里霸不喜欢长在村子里,总喜欢住在高处,远离人居,是怕打扰人类吧?父亲、奶奶常叫我放学后去找苦里霸,我气喘吁吁地回一个多小时抱着一小捆。

苦里霸在山里随处可见,山坡、箐沟、树丛里,甚至悬崖边,自怜自爱,自生自灭,多得如野草。实践出真知,一代代相传,苦里霸深得老辈人青睐,因为它是“清热解毒,消食化积”的好药。不花钱的医生,谁不喜欢?童年生长于贫穷的年代,缺衣少食,缺药少医,全家七口人能健健康康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跟臭灵丹、五叶草、苦里霸等草药的相助分不开。苦里霸一年四季都有,只是七八月雨水天更肥壮罢了,特别是少花的秋冬季节它们成了蜜蜂的爱物。印象中,夜幕降临,父亲喂完生产队里的牛,喜欢到住在祖辈豪宅邵家大院的五保户吴老倌家串门。我曾随他去过无数次,少则一二人,多时三五人不等。孤寡老人,七十挨边的人,一年365天生着一堆火。火塘里总是放着一个大口缸烧水喝,多数时候煎熬着苦里霸,火光忽明忽暗,小屋飘着药香,大人们聊着陈年

旧事、家长里短,十一点多了才陆续散去。遇到吴老倌高兴的时候,他会在苦里霸水里放块红糖,在火堆里烧个红薯或洋芋给我。大人们争着喝药水,我吃着美味,各得其乐。路上相遇,我亲切地叫他吴大爹,他笑眯眯地答应,夸我懂事。我曾无数次陪他到山里挑柴。1983年分田到户,我进城读师范,吴大爹进住养老院,父亲他们的聚会也随之结束。

印象中,童年上山放牛寂寞了总喜欢扯把苦里霸叶子放嘴里嚼嚼,苦中回甜,再喝口山泉水,时光似乎也不难熬了;吃熟了,口舌生疮,父亲叫我喝苦里霸水,他一本正经地说:“喝吧,良药苦口利于病。”趁他不注意,喝几口便倒进猪食桶里。我家的猪长得膘肥体壮,极少生病,大概也沾草药的光吧。

师范毕业后工作领工资,生活一天比一天甜美,有病看医生,草药自然淡忘了。然而苦里霸如我的亲人、旧友一直相伴。去年暑假一群作家到平地村摘甜梨,我随行,果园主人烧了一大茶壶苦里霸水,黄生生的,我说:“好水,亲们多喝。”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城里人试着品尝,问:“真好?”我笑道:“我就是吃苦里霸水长大的嘛,身体棒棒!”果园主人也笑嘻嘻地说:“放心放心,苦里霸是我们山村的好茶。”有一年去昆明拜访两位诗人,我各送了一瓶苦里霸蜂蜜,他们不约而同来电问:“啥蜂蜜?苦甜苦甜的,味道不错。”我说:“苦里霸蜂蜜,蜜中珍品。”

回忆童年,想起孤苦伶仃的吴大爹。茫茫人海,想起一个逝去二十多年的普通人,不容易,是苦里霸打开记忆之门。

忆苦思甜,想起童年认识的草药苦里霸,分外亲切。“苦里霸”,多形象,多有诗意的名字!是啊,但凡各行各业要想成功,不苦咋行?

旧事

## 最念儿时黄泡果

□ 熊兴国

黄泡树,俗称栽秧泡,又名五叶草莓,是一种蔷薇科草本植物,在我国多地均有生长,因其果实成熟时为金黄色,故简称黄泡。我故乡的山野里就有不少黄泡树,每每入春之后,黄泡树就开出了白色的小花,引得蜜蜂嗡嗡飞舞。

到了入夏之后,黄泡果就咧开了嘴,变得金黄,开始成熟。这时候早就期待已久的孩子们准会飞快跑向每一棵黄泡树。不过你也别太激动,黄泡树虽结果,可并不是人工栽种,而是土生土长在山野里,关键还长满了小刺,只要你一不小心,准被刺出血泡。不过对早已熟悉了它的乡里孩子来说,那都是小事。他们会准备一把镰刀,或是一根钩子,只要钩住黄泡树的枝,再轻轻往身边一扯,黄泡果也就“乖乖”转到身边来。

那年月没有太多水果,尤其在乡下就更明显,所以孩子们总是特别钟爱黄泡果,甚至为了区区几颗果实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就记得有一次张家的胖墩和李家的小子就因为一串黄泡果差点打起来。其实事情很简单,本来是张家的胖墩先去摘了黄泡果,可后来的李家小子也要去摘,最后就因为一句“不准摘”吵了起来。

因为这事,我们算懂得了黄泡的“珍

来酸酸甜甜的果实。看到孩子们嘴馋,大人也开始“疼惜”起黄泡树来,路旁的,田边的,只要不是特别碍事,能留就留着,因为孩子们要吃。

我家一块地的边上就有一棵很大的黄泡树,那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只要每年果实成熟,我总要“光顾”很多次。记得几年前我回去,那棵黄泡树还在,我就跟父亲说,刺那么多,怎么不砍掉。父亲则带着几分惊讶看着我,然后来了一句:“你不吃了?”就那句简单的“你不吃了”却让我犹豫了好久,最后又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

如今黄泡果正熟,城里有人也在售卖,不过价格却高得离谱,搞得很多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同伴都在打趣,说那都是小时候放牛山上吃剩的。不过贵却也有贵的道理,首先是不易摘,其次是难保鲜,最重要的还有药用价值。

你别看黄泡树刺多,扎人,可它全身都是宝。《文山中草药》就有记录,黄泡果有补肾涩精的作用,它能治疗神经衰弱、多尿、遗精、早泄等症。而黄泡树的根和叶也可入药,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发烧得厉害,父亲就去采了几片黄泡叶,挖了几条根回来,煎水我服下后,竟好了。

虽说现在生活好了,果蔬也多了起来,但我还是怀念乡下的黄泡果,还有那时那点点滴滴!